# 五禮通考

百五十四

1.163
69

越後三浦宗泰者遺贈此書以為其光姚記矣維時明治卅九年六月三十日

#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荔定錢大昕參校
太子太傅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二十七

昏禮

漢書惠帝本紀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通典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呂氏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

六年冬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應劭曰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宣帝本紀五鳳二年秋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

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平帝本紀元始三年春詔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女又詔光禄大夫劉歆等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

外戚傳孝平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幘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禄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綬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

王莽傳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

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
下不宜與衆女並採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
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
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
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
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
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
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
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
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
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
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維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
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



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
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
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
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
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
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
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
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
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
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
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
予九族貧者

通典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

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蕙田案天子親迎之禮不見於經惟家語有冕而親迎之語諸儒以為即指魯君其言近是叔孫此說或有所本

後漢書桓帝本紀建和元年秋立皇后梁氏

懿獻梁皇后紀后諱女瑩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昏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於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昏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

通典靈帝冊宋貴人為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讀冊文曰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崇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嬪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羣僚所咨僉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　冊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也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九寸太子太后與乘輿同

後漢書杜喬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立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

後漢書獻穆皇后紀后諱節曹操之中女也獻帝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

通典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略因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皂囊著篋中又以皂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皂帔蓋於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禮物以元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總言物之所象者元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鴈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彩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爲吉祥鳳凰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

右漢昏禮

三國魏志齊王本紀正始四年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

通典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

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諸侯娶妃以皮馬爲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匹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九年秋七月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採擇未畢權禁斷昏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

禮志泰始十年將納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王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武帝本紀咸寧二年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禮志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納徵大昏用元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元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本紀咸康二年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四月皇后見於太廟

禮志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

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於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昏是供其昏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昏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謂邱明謟錄其事益為王者昏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華恒傳〕恒領太常帝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昏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事並施用

康帝本紀咸康八年即皇帝位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

禮志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旌頭殿中御史奏令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旌頭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旗旌頭罩罕並出即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耶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旂而今猶復設之耶既不設五牛旗則旌頭罩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昏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耶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昏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娶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於時竟不賀

通典撫軍答諸尚書云禮官所據誠是古典然禮亦隨時今既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即是稱慶將是賀例又恭后時已賀今依舊亦可通王彪之納悼后起居注無賀文而有上禮武帝以長秋再見感愴不敘詔通斷之納恭后記注有賀文時亦上禮案禮云昏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昏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寔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以達於主人然吉禮宜有敘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為將來之法彪之云足下不賀意同而敘之小異吾謂昏禮不賀者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言賀娶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言賀而於會同因有獻辭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同耶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為矛盾又從伯丞相時相賀

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爲美事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庾蔚之議案禮文及鄭注是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昏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昏唯云爲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爲者昏亦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爲允於時竟不賀但上禮

穆帝本紀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弟鰥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債皆勿收冬十月皇后見於太廟禮志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來史籍無王

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昏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昏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屨若如人欽承舊章夙奉典制

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
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
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
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
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
侯禎之遺元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闕中侯惲之曾孫先
臣安豐太守闕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
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
闕內侯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
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
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
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
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
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
廟永承天祚以元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
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昏
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
制次請期版文曰咨某官某姓謀於公卿泰筮元龜罔
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
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
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
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
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輛臣螻
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悸戰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
首承詔皆如初答　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

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元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元所謂五鴈六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昏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昏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毗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通典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



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爲上禮唯酒犢而已犢十頭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録者悉賀左傳曰會吳於鄫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　又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昏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昏禮也臣伏重詳禮云昏禮不作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並闕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及大駕鹵簿鼓吹並可備儀而已蘭臺太常主者案儀注云皇后列人自閶闔掖門鳴鐘鼓填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案諸門唯有鼓

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鐘則施建鼓若如寺卿
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彪之又議魏晉舊制
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
皇后乘輿列闔闔門掖門鳴鐘鼓所以聲告內外耳今
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金石
之樂鳴鼓鐘中朝無宮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
惟作鼓吹鳴鐘以擬宮懸金石耳昏禮三日不作樂經
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
駕不應鼓吹

蕙田案皇帝大昏至晉始具六禮亦緣士禮
推之也禮重親迎而升平元年雖有版文仍
遣太尉太保行事可見親迎之不可行於天
子也當時廷臣深於禮典信經如著蔡至於



不樂不賀猶往來辨論如此可謂篤信好學
矣

孝武帝本紀寧康二年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昏姻
三年秋八月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
禮志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禮豈謂昏禮
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卑其事乎　漢魏之禮
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昏司空王珣以為不可
其後乃革
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
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
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元
纁束帛麗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
無用羊之旨鄭氏昏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昏之有羊

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
太子昏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通典東晉王堪六禮儀於版上各方書禮文壻名媒人
正版中納采於版左方裹以皂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
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
案承之酒羊鴈綃采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綃同著案
上羊則牽之豕鴈以籠盛綃以笥盛采以匳盛米以黃
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罌腊腊以斤數媒人賫禮到女
氏門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付主人侍者媒
人進主人侍者執鴈立於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
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主人跪答
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侍者
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

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不復答
杜氏佑曰禮唯昏辭云不得稱不腆故昏禮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說有誤
宋書文帝本紀十五年夏四月立皇太子妃殷氏賜王
公以下各有差
禮志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
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
三府佐楊究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
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王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
禮志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案晉江左以來太
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
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
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
未詳何以遺文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

考今法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紀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應用兩博士裴昭明議案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元注云束帛以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昏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昏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徵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詰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益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昏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彩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元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爲允詔可

明帝本紀泰始六年二月癸丑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天下

南齊書世祖本紀四月戊寅詔曰昏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歷茲永久每思仍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並可

擬則公朝方褾供設合巹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一法

禮志永明中世祖以昏禮奢費敕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正粟粟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惟公主降嬪則止遺勞姑也

明帝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尋昏禮實簉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禮又象牉合之義故三飯卒爵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食再酳用巹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褾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益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彩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聖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以下昏亦依古以巹酌之酳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蕙田案晉宋以後風俗奢敝齊世祖之詔孝嗣之議可謂得禮意矣

隋書禮儀志梁大同五年臨城公昏公夫人於皇太子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令曰纁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服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酏醴已傳婦事之則而敬奉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世臨城公夫人于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梁書徐摛傳摛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内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見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

陳書文帝本紀天嘉三年秋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二級

宣帝本紀太建元年秋七月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

右魏晉宋齊梁陳昏禮

魏書太宗本紀神瑞二年冬姚興使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送其西平公主來帝以后禮納之

世祖本紀太平真君九年十月癸卯以昏姻奢靡詔有司更爲科限

高宗本紀和平四年冬詔曰夫昏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三綱之首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昏

高祖本紀太和二年五月詔曰昏聘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約之以法禁迺者民漸奢尚昏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昏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

七年冬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姓之昏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此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

十九年九月詔厮養之戶不得與士民昏

二十七年七月詔曰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

隋書禮儀志後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如加元服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綬冊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出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作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之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佩加幜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衮冕出升御座皇

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鄣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幬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奏禮畢皇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皇帝興入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備見羣廟

蕙田案後齊儀注稍詳頗合禮意

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妃還又佗日皇太子拜閤

後齊聘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稻米麪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納徵皇子王用元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第一品已下至從三品用璧王四品已下皆無獸皮二第一品已下至從五品用豹皮二六品已下皆用鹿皮錦綵六十匹一品錦綵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雜綵十六匹五品十匹六品七品五匹絹二百匹一品一百四十匹二品一百匹三品一百匹四品八十匹五品六十匹六品七品五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一品至三品減羊二口酒黍稷稻米麪各減六斛四品五品減一犢酒黍稷稻米麪又減二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稷稻米麪各一斛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第一品新昏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品三十乘第四品五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八品達於庶人五乘

各依其秩之飾

通典杜氏佑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爲韠所以制昏禮納徵用元纁儷皮亦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元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班彩尤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爲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元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荅曰元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既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爲之今會客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復古道耶略舉數事餘其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乘從宜之旨易曰隨時之義其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蕙田案杜氏議極得從宜之旨

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二年九月戊寅詔曰政在節財禮唯寧儉而頃者昏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乘典訓之禮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禮制壬午納皇太

子妃楊氏

三年正月癸酉詔自今已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財幣稽留

六年六月丁卯詔曰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宣帝本紀宣政元年秋八月壬申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州郡二曰母族絶服外者聽昏

蕙田案此詔是

右北魏北齊北周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四年秋七月以秦王俊納妃宴百寮班賜各有差

禮儀志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最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南皇太子升進當房户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誡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幔皇太子乃

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笄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笄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户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蕙田案皇太子納妃曲依儀禮者奠如隋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彊通典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遺使齎絹四百匹詣徵家送之

貞觀中王珪子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主降長孫氏議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案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禮改心喪之內方復成昏非唯違於禮經亦是

人情不可陛下方奬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伏願遵高祖之令規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則天下幸甚

蕙田案于志寧議是

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三月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

通典顯慶二年詔曰比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

蕙田案此詔不可易

顯慶三年又詔曰古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適娶王女者稱娶仍永以爲式

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咸亨四年以左金吾將軍裴居道女爲皇太子弘妃十月乙未皇太子弘納妃畢曲赦岐州賜酺三日

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九月禁昏娶之家父母親亡停喪成禮

景龍二年以安樂公主出降假皇后仗出於禁中以盛其儀帝及后御安福樓觀之禮畢大赦天下賜酺三日

蕙田案此舉非禮宜後之不終也

輿服志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士庶親迎之儀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具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貶過於聘財歌舞喧嘩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實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昏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其有犯者有蔭家請準犯名教例附簿無蔭人決杖六十乃各科本罪制從之

通典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黻扆正黃屋享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事今欲紫宸會禮即當臣下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宸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辭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事並請權於別所從之遂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唐書禮樂志皇帝納皇后制命太尉爲使宗正卿爲副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展縣設案陳車輿於太極殿廷如元日文武九品朝集蕃客之位皆如冠禮設使者受命位於大橫街南道東西上副少退北面侍中請中嚴羣臣入就位使副入立於門外道東西面黃門侍郎引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乃奏外辦皇帝衮冕御輿出自西房即御座

使副入就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曰有制使副再拜侍中宣制曰納某官某氏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使副又拜主節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以節授黃門侍郎侍郎以授使者付於主節立於後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以制書授使者置於案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使副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侍中奏禮畢皇帝入在位者以次出初使副乘輅鼓吹備而不作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以油絡網犢車載之其日大昕使副至於次主人受於廟若寢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彫几使副立於門西北上持幡節者立於北少退制案立於南執鴈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北面受命於左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先入至於階使副入導以幡節案鴈從之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由階升立於兩楹間南面副在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又在西南皆東面主人升作階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授使者以制書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者授鴈主人再拜進受鴈以授左右儐者引答奏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以表授主人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節加衣謁者引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制文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問名使者既出

遂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儐者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入授主人以制書答表皆如納采使副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向儐者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儐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告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設二筵東上設觶醴於東房西牖下加柶冪坫在尊北實觶二角柶二籩豆各一實以脯醢在坫北又設洗於東南主人降迎使者西面揖先入使副入門而左主人

入門而右至階主人曰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辭主人又曰固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人位升使者曰敢終辭主人又曰終請某面立主人作階上北面再拜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面以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向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以几跪進北面跪各設於座左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答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俱升取觶降盥手洗觶升實醴加柶覆觶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進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贊者執觶以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退復東階上北

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升筵皆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薦豆之間各以柶祭醴二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各以柶兼諸觶上蹲降筵於西階上俱北面坐啐醴建柶各奠觶於薦東降筵序立於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篚升自東階以授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篚立於主人之後使者西階上東面執幣者又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之退立於使者之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

篚使者當庭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訝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反於寢使者奉答表詣闕　納吉使者之辭曰加諸卜筮占曰曰從制使某也入告主人之辭曰臣某之女若如人龜筮云吉臣預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其餘皆如納采　納徵其日使者至於主人之門外執事者入布幕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謁者引使者及主人立於大門之內外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入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於元纁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

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其餘皆如納采
冊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之西尚
舍設尚宮以下次於后氏閤外道西東向陳以行帷其
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
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寶綬者在南
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
門外之南北面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亦如之
設內謁者監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司贊位於東
階東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置一案於閤外
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內僕進重翟以
下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為上諸衛令其屬布后
儀仗使者出次就位主人朝服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
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儐者入
告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者入
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
門外位奉冊寶案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進使者西面
受冊寶東面授內謁者監持入立於閤門之西東面跪
置於案尚宮以下入閤奉后首飾褕衣傳母贊后出尚
宮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尚宮跪取冊尚服跪取寶綬立
於后之右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立於后左東向尚宮
曰有制尚儀曰再拜皇后再拜宣冊尚儀曰再拜皇后
又再拜尚宮授皇后以冊受以授司言尚服又授以寶
綬受以授司寶皇后升坐內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
相向西上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皆再拜諸應侍衛者
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曰禮畢皇后降坐以入使
者復命　其遣使者奉迎其日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

服冕出升所御殿文武之官五品以上立於東西朝堂奉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設使副及内侍次於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設宮人次於閤外道西奉禮設使副持案執鴈者及奉禮贊者位如冊后又設内侍位於大門外道左西面又設宮人以下位於堂前使副朝服乘輅持節至大門外次宮人等各之次奉迎尚儀奏請皇后中嚴傅姆導皇后尚宮前引出升堂皇后將出主婦出於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之外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皆北上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主人立於内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儐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職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謁者引入至内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立于兩楹間南面副在西持案執鴈者在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北面立使副授以制書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主人再拜北面立使副授以鴈主人再拜進受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主人以表授使副再拜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臣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内侍授以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入升自東階進西面誡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階上西面母誡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皇后升輿以降升重翟以几姆加幄内宮侍從及内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卤簿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

從　同牢之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將夕尚寢設御幄于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席重裀施屏障初昏尚食設洗于東階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后洗於東房近北設饌於東房西牖下豆各二十四籩簋各二登各三俎三尊於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又尊於房戶外之東無元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巹器皆烏漆巹以匏皇后入大門鳴鐘鼓從永巷至大次前田車南向施步障尚儀進當車前跪請降車皇后降入次尚宮引詣殿門之外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降坐禮迎皇后降坐尚宮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尚食酌元酒三注于尊尚寢設席于室內之西東向皇帝導后升自西階入室即席東向立皇后入立於尊西南面皇帝盥於西洗后盥於北洗饌入設醬於席前

菹醢在其北俎三設於豆東豕俎特在北尚食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湆于醬南設后對醬於東當特俎菹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尚食啟會卻於簋簋之南對簋簋於北加七箸尚寢設對席於饌東尚食跪奏饌具皇帝揖皇后升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菹擩醢授皇帝取菹擩醢授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尚食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左手授皇帝又取黍稷稻粱授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又各取肺絕末授帝后俱祭於豆間尚食各以肺加於俎司飾二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帨手尚食各跪品嘗饌移黍置於席上以次授肺脊帝后皆食三飯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酌於尊以授帝后俱受祭尚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嚌之尚食皆授實

於俎豆各取爵皆飯尚儀受虛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巹如再酳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户外進北面奠爵興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尚儀北面跪奏稱禮畢興帝后俱興尚宮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尚宮引皇后入幄帨服尚宮引皇帝入尚食徹饌設於東房如初皇后從者餕皇帝之饌皇帝侍者餕皇后之饌

蕙田案開元禮有皇太子納妃親王納妃附百官禮無皇帝納皇后儀今從唐書禮樂志載之其皇太子親王以下諸禮志俱從略不如開元禮之詳故從開元禮載於後

開元禮太子納妃臨軒命使將行納采制命使者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大樂令展宮懸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蕃客又於其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北東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蕃客等又在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面設使者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西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五品以上位於道西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北爲上未明二刻諸位勒所部屯門布黃麾半仗入陳於殿庭

如常儀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量時刻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大樂令以下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諸侍臣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各贊羣官出次典謁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出坐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吏部與禮部侍郎贊使主副出典謁引就受命位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西北東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還侍位典謁引使主副出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從者乘車以從　納采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於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户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作儷儲宮乞歸令德率由舊章使某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不教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賓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左手執之擯者引主人迎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

面使者曰某奉制納采主人升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
升進北面受鴈退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降自西階以
出　問名使者既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左
右授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
命出請事使者曰某之子備數於儲宮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
人曰制以某之子備數於儲宮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主
掌畜者以鴈授使副主人拜迎入俱升堂南面如納采
儀使者曰某奉制問名將加諸卜筮主人降詣階間北
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鴈少退仍北面曰臣某第某
女某氏出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
使者降主人退於作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
於內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
者入告主人曰某公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

禮請禮從者其儀與納后禮賓同　納吉前一日主人
設使者次如常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之外儐者
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協從制使某
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弗教惟恐不堪龜
筮云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副
主人迎拜入俱升堂南面並如納采儀主人降詣階間
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鴈使者降自西階立於大
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作階東左右受鴈於
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
曰禮畢其賓使者皆如問名之儀　納徵前一日主人
設使者次如常儀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之外掌
次者延入次執事者設布幕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
於幕上乘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敦珪以匱

俟於幕東西面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制使某以玉帛乘馬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祗奉典制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外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元纁上興以授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玉帛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右牽乘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首西上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徵主人降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玉帛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



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作階東左右受玉帛受馬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如納吉之儀　告期前一日主人設次設几筵及儐者受命請事等並如納采儀使者曰詢於龜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主人降詣堂受命之儀一如納采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降階間北面再拜稽首禮畢其賓使者俱如納徵之儀告廟有司以特牲告如常禮祝文臨時撰　冊妃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俱東面障以行帷其日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璽綬命服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內外儀皆如之設典內位於內門外主人南

西面設宮人位於門外使者之後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障以行幃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內先置一案於閤外近限使主副朝服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宮人等各之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廐尉進厭翟車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爲上諸衛率其屬布妃儀仗如常使者出次典謁引使者以下持節者前導及宮人典內各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定少頃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典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以下皆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冊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冊寶奉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冊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冊寶東面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冊寶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置冊寶於案典內俛伏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東面北上傅姆贊妃出引立於庭中北面掌書進跪取玉寶興進立於妃前南向掌嚴奉首飾及褕翟與諸宮侍衛者次入侍衛如常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妃再拜司則進掌書前北面受冊寶進妃前南向授妃妃受以授司閨司則又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又再拜訖司則前請妃升座還侍位司閨引妃升座南向坐宮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宮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司則前啟禮畢妃降座司閨引妃入室主人賓使者如禮賓之儀使者乘輅而還　臨軒醮戒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衛尉

設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宮觀次於重明門外如常儀其日前三刻宮官俱集於次各至次皆服其服諸衛各勒所部依圖陳設左庶子奏請中嚴內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前二刻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以次詣閤奉迎左庶子負璽如式宮官應從者各出次立於門外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左庶子奏外辦太僕奮衣而升執轡皇太子著衮冕之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乃升僕立授綏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出門車權停令車右升輅陪乘宮臣上馬訖皇太子車動鼓吹振作如式文武官皆乘馬如常至承天門下車所廻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就位侍衛如常儀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座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乘黃令陳車輅並如常儀其日尚舍直長鋪皇太子席於牖間南向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尚食奉御設酒罇東序下有坫加勺設冪實爵一又陳籩脯一豆醢一在罇西晡前三刻典儀設羣官版位於內奉禮設版位於外如朝儀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立仗入陳於殿庭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率工人入就位晡前二刻諸衛侍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次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

動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西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羣官立定贊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初羣官入訖贊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侍從如常式皇太子每行事左庶子執儀贊相至懸南北面立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皇太子脫舄舍人引升就席西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于序進詣皇太子西南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直長又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薦座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興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再拜執爵興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還於房舍人引皇太子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最率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詣遂再拜舍人引

皇太子降自西階納舄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出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　親迎前一日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之外道西南向設侍衛羣官次於皇太子次西南東向北上皇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執燭馬前鼓吹振作如式侍從如常皇太子車至妃氏大門外次前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之次車將至主人設几筵如常醴女如別儀妃服褕翟花鈿立於東房侍從如常主婦衣禮衣鈿釵立於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西向（在廟則主人以下著祭服）賓者公服立於主人之左

壯向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就位俯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侍衛警蹕如常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左庶子承傳進跪奏如常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俯伏興傳於儐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儐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儐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答拜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既授鴈進入侍衛者量入庶子進東南面奉授皇太子侍從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曰固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固不敢先主人揖入皇太子從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內當將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固辭主人又曰終請皇太子升皇太子又曰某敢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廐尉進厥翟于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姆左傅姆在右保姆在左（執燭及侍從如式）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恭敬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妃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幔皇太子御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侍衛如來

儀妃仗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賓從　同牢其日
司閨設妃次於東閤內道東南向掌筵鋪褥席將夕司
閨設皇太子幄於殿室西廂東向鋪地重茵施屏帳設
同牢之席於室內皇太子之席西廂東向妃東廂西向
（席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席間量容牢饌典膳監設洗於東階東南東
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畫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二
（巾二爵）設妃洗在東房筵北畫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加
勺巾冪典膳監設饌於房西牖下邊豆各二籩簋各
二釿各三鬲鼏一皆加巾冪（冪夏用紗冬用緦）蓋俎三罇在室內北牖下
元酒在西加冪勺南柄罇在房戶外之東無元
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卺（其器皆烏漆惟巹以陶色以瓢）皇太子車王侍臣下
馬所車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車右降立於轅右車動
車右夾轅而趨車至左閤迴轅南向左庶子進當轅前

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
降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侍衛如常儀左庶子
以下皆退妃至宮門鹵簿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如
常入至左閤外迴轅南向司則進當轅前啟請妃降轅
掌嚴依式執扇前後執燭如常儀妃降轅就次整飭司
閨引妃詣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妃以入又司閨前
升自西階妃後升執扇燭者陳於東西階內皇太子即
席東向立妃即席西向立司饌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
司饌妾姓言請具牢饌興司則承令曰諾司饌率其屬
升奏饌入設於皇太子及妃座前醬在席前葅醢在其
北俎三入陳於豆東豕俎特於俎北（豆在葅醢之東）司饌設黍於
醬東稷在東設湆於醬南（饌在西也）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葅醢
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

司饌啟會郤於簋簋之南對簋簋於北（改發也豆益徹於房內）各加七箸設訖司饌北面跪奏饌具興皇太子及妃俱坐司饌跪取脯擩于醢取韭菹擩醢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受祭於籩豆之間司饌興取黍實于左手徧取稷反于右手授皇太子又司饌取黍實于左手徧取稷反于右手授妃皇太子及妃各受祭于菹醢之間司饌俱興各立取肺皆絕末跪授皇太子及妃俱受又祭於菹醢之間司饌俱興以肺加于俎掌嚴授皇太子巾又掌嚴授妃巾皇太子及妃皆悅手以柶扱上鉶徧擩之祭于籩豆之間司饌品嘗妃饌司饌各移黍置於席上以皇太子饌又司饌品嘗妃饌皆食以涪醬三飯卒食司饌次跪授肺脊皇太子及妃皆絕末壯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進酒司則承令曰依奏興

司饌壯面俱盥手洗爵于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壯面立皇太子及妃俱再拜興一人進授爵皇太子一人以爵授妃皇太子及妃俱授爵司饌俱退壯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坐皇太子及妃俱祭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俱進受虛爵奠於篚司饌又俱洗爵酌酒再酳皇太子及妃俱受爵俱飲司則進受虛爵奠於篚三酳用巹如禮再拜皇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降東階洗爵升酌于户外罇進壯面俱奠爵興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俱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執爵興降奠爵於篚還侍位司饌壯面奏稱司饌妾姓言牢饌畢司則承令曰諾司饌徹饌設於房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下入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入於東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啟妃入帷幄皇太子及妃俱入室

勝餕皇太子之饌　妃朝見其日晝漏上水一刻所司列御座于所御殿作階上西面（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繡純左右玉几）司設設皇后座於室戶外之西近北南向尚食帥司膳設酒罇於房內東壁下有坫加勺冪（罇用瓦甒實以醴酒）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北又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東北肆（篚實以巾冪加一爵觶一角柶）其日夙興妃沐浴司則啟請妃內嚴質明諸衛帥其屬陳布儀仗如常儀近仗入陳於寢門外內廐尉進厭翟于正寢西階之前南向司則啟外辦妃服褕翟加首飾以出降自西階升輅侍衛如常至降車所司則贊妃降輅司言引妃入仗衛停於閤外障扇侍從如常妃至寢門之外立於西廂東面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三仗入陳於所御殿閤外如常侍中奏請皇帝內嚴妃既至寢門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升自阼階即御座西向坐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奏皇后外辦皇后褕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從如常妃奉笄棗栗司饌又執奉笄腶脩以從司則引妃入立于庭北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東面跪奠笄於御座前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自西階降復北面位奉笄腶脩再拜司言引妃升進北面跪奠笄於皇后座前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退立於西序東面又再拜司設設妃席於戶牖之間近北面南向司言引妃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又入東房盥手洗觶酌醴齊加栖面柄出進詣妃席前北向立妃進東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妃升席坐左手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栖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降席進東

面跪取觶興即席坐奠觶於薦東興降席司賓引妃降自西階出閤乘車還宮障扇侍從如來儀　會羣臣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唯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

親王納妃　一品以下至庶人附　納采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面　一品以下先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乃致納采之禮前一日設次如親王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皆如之　其日大昕使者公服乘犢車備儀仗至于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　凡賓主及行事者公服無使者犢車儀仗等事凡百官以下皆同　主人受其禮於廟　無廟者以正寢掌事者布神席于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　三品以下布帟室戶外之西右几　使者公服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　一品以下無謁者引　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次門主人揖入至內雷將曲揖當階揖至階揖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東階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于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鴈如儀降自西階以出問名納采禮畢使者既降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　一品以下

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公貺室某王　謂皇帝皇子一品以下賓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吾子女父其壻父凡百官以下相稱皆云吾子下倣此某王率由先典使某也請納采　某王主昏者也某也使者名一品以下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蠢愚又弗教某王命之某不敢辭　某王亦謂主昏者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退立於後使者左手執之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次門主人揖入至內雷將曲揖當階揖至階揖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辭者曰某敢固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請吾子升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主人升東階當阿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于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鴈如儀降自西階以出問名納采禮畢使者既降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　一品以下

內門外下准此主人還作階東左右授贋於序端主人降立於作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贋授使者退立於後儐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以入主人入門而左三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作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曰敢問名主人於作階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入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贋還立西階上東面主人還作階上西面曰某第某女某氏使者降出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作階東左右受贋於序端主人降立於作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吾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



禮請禮從者儐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筵東上莞並紛加藻席繢純一品二品雕几三品以下漆几主人設神席亦准此設罇罍於東房內西牖下加爵冪坫在罇北實觶一角柶一醴於東房內西牖下加爵冪坫在罇北實觶一角柶一加冪籩豆在坫北實以脯醢設洗於東房筵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巾加勺冪設訖儐者引主人降迎使者報揖主人入使者從入至階一讓升一品以下三揖至階三讓升主人於作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東面主人授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進之北向使者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作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使者以几進北面坐設于

座左興退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立受醴面柄進筵前北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一拜進筵前東南面受醴復西階上位主人還作階上北面一拜送贊者薦脯醢於筵前使者進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以柶兼諸觶上蹲降筵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奠觶於薦東降筵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篚幣升自東階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楹間南面立使者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篚幣授使者使者退立於西階上東面主人還作



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迓受幣使者揖馬以出牽馬者從之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迓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階下西面賓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乃還於寢（一品以下又於使者歸主人公服立於階下西面及使者入告立於主人之左北面曰某既得事敢告主人曰聞命使者退立主人入以下復命准此）納吉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贊禮者（一品以下掌事者）延入次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賓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賤命加諸卜占曰吉某王使某也敢告（某王主昏者一品以下云某使某也敢告上某婿父下某使者）賓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教恐弗堪某王有吉某亦與在焉某不敢辭賓者出告其拜迎升堂受鴈之儀並如納采唯致命云納吉爲異使者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次門外）主人還

作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作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禮納徵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賓之掌事者入布幕於廟門之外（四品五品兩馬六品以下鹿皮二其執皮內攝之手相向左手并執前足右手并執後足）於幕上乘馬（百官入次門外）元纁束（元三疋纁二疋合束之）陳西上掌事者奉璋以贗侯於幕東西面（一品以下無璋）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嘉命貺室某王率由先典（一品以下儐曰有嘉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束帛乘馬六品以下玄束帛儷皮）使某也以玉帛乘馬請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先典貺某重禮某敢不承命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主人迎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入使者從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至於內門主人立於門東西面使者立於門西東面（一品以下賓立於門西東面）掌事者坐啟匱取璋（一品以下無璋但取元纁而已六品以下取儷皮）加於元纁上興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奉玉帛主人揖與使者俱入（六品以下執儷皮釋外足見文）者從入陳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主人入三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作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徵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玉帛降自西階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作階東左右授玉帛於序端主人立於作階下西面主人還受玉帛受馬者自左授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門西而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儀　請期前一日設次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其主人設几筵儐者出請事並如納吉儀使者曰

某公有賜既申受命矣某王使某也請吉日（虞使某也請吉日）賓者入告主人曰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賓者入告主人曰某唯命是聽賓者出告使者曰某王使某受命於某公公不許某敢不告期日某日（某吉日之甲乙）賓者入告主人曰某敢不敬須賓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其受鴈及禮賓並如納徵之儀　冊妃其日妃氏親屬咸集使者公服乘輅備儀仗至妃氏大門之外贊禮者延入次使主副以下俱公服使者出次典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副立於使者西南史二人對舉冊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主人公服以出贊禮者引立於東階東南諸宗人立於主人東南俱西向外姻立於西方東面皆北上妃嚴

（士昏禮 四 昏禮）

於別室以俟姆服禮衣立於其右（傅保各一人）女相者綵禮衣帥女贊者二人綵禮衣立於內寢東階東南西面北上贊禮者公服引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主人立於閤外之東西面典謁引使者入閤立於內寢階間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冊案者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女相者引妃出障以行帷其侍從提挈如式姆左右以相進當使者南北面立持節者脫節衣又女相者引宗人外姻之婦人於序位之東西廂俱北上（宗人在東外姻在西）立定史舉案詣使副前使副受冊史以案退復位使副舉冊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女相者曰再拜女贊者承傳妃再拜使者讀冊訖女相者曰再拜女贊者承傳妃再拜訖

女相者引妃少前傳姆進受冊以退其羽儀依式俱進
持節者加節衣典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俱復門
外位主人拜送於門外使者還主人入初使者出女相
者引妃入　親迎其日大昕妃父服其服告於禰廟（以酒脯醢
告之一獻無廟者告于寢一品以下其日大昕壻之父女之父各服其服告于禰
廟將行父醮子于正寢贊者布席于東序西向又設席于户牖之間南向父公服
庶人常服坐于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一品袞冕二品驚冕三品毳冕四品絺冕
五品元冕六品爵弁庶人緌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于序西南面贊者酌酒進壻面
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進脯醢于席前脯醢出自房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
擩于醢薦祭于籩豆之間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啐酒莫爵再拜執爵興贊
者受虛爵還罇所子進于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旁率以敬
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庶子則云往迎爾相勗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
降出初昏設于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畫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
西南肆實爵二巾二加冪設婦洗于東房延北畫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
肆實以巾加冪陳設于東房内西牖下一品以下牲用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用特
牲及腊皆三俎簋三簠三甒一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四品十五
品八六品六堉及婦共牢婦之篹篹及豆甒之數各視其夫牲體皆折節俎簋實
稷黍簋實稻粱甒實以羹豆實韭菹醓醢俎簋簋豆甒加盍俎加冪罇于室中北牖
下元酒在西加勺冪面柄又設罇于房户外之東加勺冪無元酒篚在南肆實爵加冪加巹夫婦酌于内罇四爵兩巹凡六夫婦各三酳初昏王著
衮冕之服乘輅備儀仗從者乘車後部從詣妃第（三品以下主人
乘革輅四品五品木輅五品非京官執事者乘青通幰猜車六品以下青偏幰猜車備儀仗從者公服乘車以從婦車及從車各准其夫至婦氏大門外廷入次）
車將至主人布席（百官以下贊者布席）於室户外之西西上右几又
席於户内南向設罇（三品以上醴罇於房内東壁下站在北壺二又在站北四品以下簋在北）實觶一角柶一脯醢在
篚南王至妃氏大門外降輅贊禮者引王停次妃著花
釵褕衣纁袡入於房即席南向立（百官以下女官準其夫服花釵翟衣一品花釵九樹翟九等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三品七樹翟七等四品六樹六等五品五樹五等六品以下花釵大袖之服庶人花釵連宴服）姆禮衣在
其右從者陪其後主人（一品以下父公服）升自阼階立於房户外
之東西面内贊者詣醴罇所以觶酌醴加柶覆之面柄
進妃筵前壯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觶内贊者薦脯
醢於席前妃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
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末跪啐
祭醴建柶奠觶於薦東（一品以下豆東）降筵西南面再拜升席立

內贊者徹薦觶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面贊禮者贊
王（一品以下皆云賓賓壻也下倣此）出次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左右羽儀
及執燭者如常儐者進受命出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
王曰以茲初昏某將請承命（一品以下云以茲初昏某父使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
主人曰某固敬具以須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
西面再拜王答拜主人逡巡（百官以下無逡巡）主人揖王報揖主
人入掌畜者以鴈進王受鴈左手執之以入至內門主
人曰請王入王曰某弗敢以先主人揖王報揖王與主人俱入左右從者
固不敢以先主人揖王報揖王與主人俱入左右從者
如常主人揖入及內霤將曲揖當階揖王皆報至階主
人曰請王升王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王升王曰某敢
固辭主人曰終請王升王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阼階西
面立王升西階進當房户前北面跪奠鴈興再拜降出

主人不降送初王入門毋出立於房户外之西南面於
王拜訖姆導妃出于姆左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
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於西階
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
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之
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囊也婦人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妃出車後王授綏
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以為禮妃乘以几從者二人坐
相對持之（一品以下無持几者）姆加幜王乃御輪三周馭者代之王
出大門乘輅還第如來儀妃鹵簿次從而行（一品以下主人使其屬送之）
同牢（一品以下同牢與親迎不別篇）初昏掌事者設洗陳饌加一品儀邊
豆各十六簋簋各二甒各一皆加勺蓋俎三羊豕及腊
羊豕皆節折爵坫於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勺冪皆
面柄（冪夏用絺冬用綌）又設罇於房户外之東加勺冪無元酒坫

在南實四爵合巹加冪王至降輅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徹罇冪酌元酒三注于罇妃從者設席于奧東向（於堂上楹間東向設罇于室户東）王導妃升自西階入于室即席東面立妃入立于罇西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沃之盥於北洗王從者沃之妃盥於北洗王及妃俱復位立贊者以饌入設於席前蕡醢在於北俎三入設於豆東腊特於豆北（豆東葅醢之東）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在東設湆於醬南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葅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稻粱設湆于醬北司饌啟會郤于簋簋之南對簋簋于北皆加匕箸王從者對席於饌東贊者西南告饌具王揖妃妃即對席西面皆坐贊者皆授箸各以葅擩於醢皆祭於豆間又皆祭黍贊者各取肺皆絶末



以授皆祭贊者以肺加于俎（凡祭與食皆贊者贊之）贊者各移黍置於席上授肺脊皆食以湆醬三飯卒食贊者二人俱洗爵于房酌于室内之罇詣饌南北面（一品以下仍立）贊者又以爵酌王及妃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再拜王及妃皆坐祭酒贊者以肝從皆奠爵取肝振祭嚌之贊者皆授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執爵興贊者受爵王及妃皆再拜贊者以爵覆于坫王及妃俱坐（一品以下仍立）贊者又以爵酌王及妃（一品以下主人立受爵飲）贊者受爵覆於坫三酳用巹如再酳（一品以下主人及婦立于席後）贊者皆降東階洗爵升酌于户外罇入詣于饌南北面跪（一品以下入户西北面）奠爵興再拜皆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一品以下夫婦答拜降奠爵于篚）王出妃退立于罇西南面（一品以下主人出脱衣于房）贊者徹饌設于東房内如初（婦脱衣于室袒于奥）又徹室内酒罇以出王脱冕服于房

妃從者受之妃脫服于室王從者受姆受巾王從者祫于奧妃從者祫良席于東皆有枕北趾（一品以下無交王受服姆受巾）入燭出妃從者餕王之餘王從者餕妃之餘贊者酌户外罇酳之（王從者皆婦人）妃從者侍于户外（見勞姑）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妃夙興沐浴著花鈿服褕衣乘厭翟車以出侍從如常至降車所妃下車司賓引妃立于閤外近臣入奏皇帝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妃奉笲（笲竹器元表纁裏）棗栗司賓引妃入立于庭北面妃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帝前興皇帝撫之尚食進饌以東司賓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尚儀承勅降詣妃西北東面稱勅旨妃再拜宣勅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遂詣皇后所御之殿立于閤外奉笲服倭傄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閤奉迎尚儀入奏皇后

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司賓引妃入立於庭北面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后前興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賓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尚儀承勅降詣妃西北稱勅旨妃再拜宣勅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閤侍從如常妃乘車還第如來儀（一品以下見勞姑儀質明贊者見婦于勞姑立于寢門外贊者布勞席于東序西向布姑席于房中之西南向勞姑供即席坐婦執笲棗栗自門外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于勞席前勞撫之贊者進徹以東婦退復東面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笲服倭傄從者執俟于階下升進北面再拜進跪奠于姑席前姑撫之贊者徹以東退復北面位又再拜贊設婦席于室户西南面在姑席之西少北側罇甒醴于房内東壁下加勺冪籩豆各一實以脯醢在罇北設洗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纚實以觶巾角柶各一加冪婦立于席西南面内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柄出房詣婦席前北面立婦進東面拜退復位内贊者西階上拜送内贊薦脯醢于席前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于醢祭于籩豆之間加柶祭酹三始叙一祭又叙再祭加柶于觶而薦興降席西京面坐啐醴加柶興拜内贊者答拜婦進升席跪奠觶于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設婦氏從入于寢門外婦盥饋儀勞姑入于室婦盥饋贊者布席于室之奧勞姑共席坐俱東面南上贊設罇於室内北牖下饌于房内西牖下具饌如同牢牲體腊節折右載之于勞姑俎左載之于姑俎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授進設于勞姑席前其他饌從者設之加七著俱以南為上俎入各設于豆東設之加七著俱以南為上俎入各設于豆東設之贊者各受箸勞姑各以韭菹擩于醬祭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酳勞進奠爵于勞席前少東西面再拜勞取爵祭酒飲之婦

受爵出戶入房奠于篚又盥洗爵酌之禮設婦席于室內北牖下
壻東南面婦徹饌設于席如初西上婦親徹醬設之其他從者設之婦進西面再
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餕舅辭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乃餕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
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婦姑酳婦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
飲訖執爵興降席東面立內贊受爵奠于篚婦進西面再拜姑先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 昏會主

人及賓俱公服饌以籩豆簠簋俎鉶罇爵巾坫其日主
人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立賓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
進于賓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
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顧王則稱王以下准此儐者入告遂引賓
出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
請公有顧賓曰敢辭主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
不從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賓遂與諸親從之掌事者
先鋪賓席于堂上楹間近北南向設賓之宗室席位于
賓西南賓之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南又于西廊下一品以下于西階下
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爲上設主人席位于

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于主人東北設異姓席
位于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爲上又設主人異姓
席位于東廊下一品以下于東階下重行西向以北爲上賓至於主
人大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室立於賓西南異姓立宗
室之南俱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儐者引主人出立於大
門外之東西面主人諸親立于大門外之東重行西面
以南爲上立定主人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賓
報揖儐者引主人以入賓以入賓之諸親以
次從入至門內主人諸親從入如常至階主人揖賓報
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于席後其在庭者亦如之
立定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酌酒一品以下執爵者下倣此升自東階
酒升堂賓與主人及諸親皆起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儐
者引主人進詣賓前北面立賓自席西進東南向受酒

儐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祭而飲諸親不祭而飲觴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掌事者以醢醬豆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設於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儐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以饌進設于賓主席前加以匕箸執饌者又以饌設于衆賓以下設訖賓主及諸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于賓祭主人辭曰蔬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飲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賓更飯食畢遂進庶饈觴如常會畢賓主及諸親俱興儐者各引賓主以下降出賓主及賓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拜送賓退儐者引主人入　婦人禮會女賓乘車入至下車所內儐者引入主人迎送于門內相稱之辭各准其夫餘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者其日掌事者鋪賓席于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賓席於賓西南設從者席位于西廊下一品以下西階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儐者引賓以下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爲上立定儐者引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各引賓主以下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於席後立定賓主以下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興儐者引賓立于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幸馬入陳于門三分庭一在南壯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賓西階上壯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于西階上壯面主人還阼階上壯面再拜送儐者引

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迓受篚賓及庭東面揖左馬以出牽馬者從之在庭者以次出俱復門外位從者迓受馬（一品以下無受馬儀）初賓降儐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饗婦人送者其日女贊者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賓席於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女相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立定女相者引主人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衆賓以下從入賓入門西東面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昏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興女相者引賓立于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人主人執篚進于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迓受篚衆賓以下從出初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于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一品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迎送于閤內相稱之辭各准其夫酬以束帛如丈夫之禮）公主出降納采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禮皆如之）其日大昕使者至於主人大門外贊禮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使者出次贊禮者引至於大門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朝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敢不敬從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其餘並如一品昏儀問名使者既出至主人還作階上西面曰皇帝第某女封某公主餘行事並如一品昏儀（其禮使者于户牖之間贈之篚幣及兩馬詞云吾子為事故至于寡人之室寡人有先皇之禮請禮從者）納吉其日大昕使者至請事使者曰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

敢告主人曰某公有吉寡人與在焉寡人不敢辭如納采之儀　納徵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掌事者布幕于內門外元纁束帛陳于幕上乘馬在幕南北首西上掌事者奉璋以贗俟於幕東使者曰朝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請納徵主人曰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請納徵主人曰某公順先典貺以重禮寡人敢不承命餘並如一品昏儀　請期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至請事依常禮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某公使某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既前受命唯命是聽使者曰某公命某聽命於王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公使某受命于王王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餘並如一品昏儀　親迎其日大昕壻之父告廟醮子並如一品昏儀于再拜降出乘輅備儀仗詣主人之第賓將至



內贊者布席於東房當户南向設罇罍醴等於東房主人醴公主如一品醴女之儀公主著花釵褕翟纁袡入房以下並如一品醴女儀訖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面贊禮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門東面曰敢請事賓曰某王命某之父以茲初昏命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敬具以須至奠鴈出如常禮初賓入門主婦出立於房户外之西南面於賓拜訖姆導公主出主人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婦戒之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公主出以下並如常儀　同牢初昏掌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及陳設牢饌俎俎之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于爨（其器皆惟甕以陶悉以瓷）餘並如一品儀　見舅姑見之日公主夙興沐

浴著花釵服褕翟勞服公服姑著鈿釵禮衣其儀同一品昏禮公主降西階以出無取脯授婦氏之儀　盥饋勞姑公主服如見禮及酳勞姑訖內贊者設公主席於勞姑東壯南面餘並如一品禮

昏會（如一品昏禮）　婦人禮會（如一品昏儀）　饗丈夫送者同一品儀加送以乘馬設從者乃於西廊下　饗婦人送者女相者引賓升降酬以束帛餘如丈夫禮

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皇太子納妃降死罪流以下從之

食貨志開元二十二年詔男子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元年正月禁王公宗室郡縣主之家不得與諸將昏姻

通典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于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上行執笄之禮其觀華燭仗以昏禮主敬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竊謂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亦非禮合于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其制多因周禮以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為降殺並如開元禮

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九年八月皇太子長男廣陵王淳納妃郭氏

敬宗本紀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皇太子即位三月詔六宅十宅諸王女宜令每年於選人中選擇降嫁冬十

月丙子朔宗正寺選尚縣主婚和元亮等二十五人各賜錢三十萬令備吉禮

文宗本紀太和七年八月詔十六宅諸縣主委吏部于選人中簡擇匹配具以名聞

右隋唐昏禮